

红军坝

王国信

1978年冬,笔者在霍邱县工交办公室工作,在地区开会时,正在编纂《皖西革命回忆录》的廖雄同志找到我,让我抽空采写一下红军坝的故事。廖雄同志原是《皖西日报》文艺副刊编辑,由于我经常投稿,他对我的为人和写作能力颇为赏识。

散会后,我没有回霍邱,直接赶到叶集区柳树乡,乡党委书记李淑芝同志接待了我,并安排我去彭洲村调访。北风凛冽,雪花飘飘。白雪覆盖了房顶,覆盖了原野,史河在冰凌下静静流淌,沿河一带青翠的竹林不断抖落雪花,显得分外精神。劳累了一年的乡亲们,只有在这时才安闲地坐在火炉边,边拨弄炉火,边聊着那些悠远的往事。我拍拍身上的雪花,推开了年逾古稀的老农周伯祯、王永德的家门,听他们讲述那激动人心的红军坝的故事——

“打起红军坝,早魔踩脚下,抗早夺丰收,人民威力大!”这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流传在霍邱叶集一带的民谣,歌颂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生政权——苏维埃政府带领人民在红军的支援下,拦河打坝抗早夺丰收的事迹。

1931年,从端午节起,连续刮起了48天西南风,滴雨未下,沟塘干涸了,禾苗枯萎了。叶集南边彭洲一带薄沙荒地,干得冒黑烟,望着焦黄的禾苗,苏区的农民急得像热油煎心。这年刚从地主老财手里夺回土地的翻身农民,庄稼种得好、管得好,苗期长势旺,眼看就要丰收到手,谁料想三伏天却来了个卡脖旱!而那些害怕红军革命运动、夹着尾巴逃到白区的土豪劣绅们却暗暗地幸灾乐祸:“好哇!穷鬼们,心比天高,命比纸薄,老天爷不知有你们一边,这才是猫叼尿胞——空喜欢一场。”有的还散布谣言:“共产党、红军共产共妻,天怒人怨,老天爷放火烧了他们的庄稼。今年断种绝粮,明年老老旧主好还乡!”

就在苏区人民遭受严重干旱威胁的时候,龟缩在白区的反动团民,也加紧了对苏区的骚扰破坏,特别是王斋公那个无恶不作的坏家伙,气焰嚣张,更是不可一世。红军到来前,他和固始县的大乡绅蔡小谷、王逢等人相互勾结,横行乡里。叶集地区成立苏维埃政权后,他就组织了“红枪会”,网罗当地土匪和逃亡地主、地痞、流氓,集结了五、六百号人,公然与红色政权为敌。他在家开设“堂子”,烧香念咒,玩弄“法术”,说是吃了他的“仙符”和“仙丹”,打起来才,可以“枪打不进,刀砍不入”。其实,那是朱砂画的,“丹”是用朱砂、硫磺、水银等一些燥药合成的。匪徒们吞了丹符,就肌肉麻木,精神狂乱,疯子一样,活着不知有命,伤了不知疼痛,全凭这股凶劲来与苏区人民和红军作对。这些天来,他看苏区旱情严重,人心浮动,就格外起劲地带着一群“疯狗”,在苏区周围的三元、大集、桥店、玉皇阁一带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还扬言要到叶集过八月节,要杀尽红党、血洗苏区。本来就因年成不好而有些悲观失望的人,心想蹲在家里,不挨杀死也被饿死,于是三三三两两携着孩子出门逃荒了。

能不能抗早夺丰收,不仅关系到人们的生活,也直接关系到苏区能否巩固和发展。县、区、乡苏维埃的领导和驻军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抗早问题。30多岁的县苏维埃主席杜红光说:“封建统治阶级和自然灾害,就是压在农民身上的两副大石磨,多少年来,穷人夹在磨心

里,受苦受难受折磨。现在共产党领导我们打倒了地主豪绅,人民当家作主了,难道我们还能容许这只旱老虎继续来伤害我们吗?”他的话像一把生盐撒在油锅里,“劈里啪啦”就炸开了,立刻引起强烈的反响,大多数人表示支持;但也有人说,抗早夺丰收是重要,可现在政权刚到手,反围剿、巩固根据地,事情多得很,哪能顾得上。正争论不下时,红军模范营长发言了,他说,红军首长派我们来,主要有两个任务;一是配合地方武装保卫苏区,扩大苏区;二是跟农友们一道开展抗早斗争,夺取农业丰收,现在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实行封锁,妄图困死我们,而旱情又这么严重,如果不制服早魔夺取丰收,苏区就不能巩固,红军就站不住脚哩,王斋公和一伙地主老财就会重新骑在老百姓头上,所以抗早斗争是非干不可的。

对抗早夺丰收是没有异议的了。但是这旱要怎样抗呢?大家都在埋头思索。这时,第四乡苏维埃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拦河打坝!在地势较高的四里店、郭家洼一带把史河拦腰切断,抬高水位,引水灌田。这个设想一提出,立刻得到大家的支持,决定分头准备,立刻行动。

拦河打坝的工程开始了。苏维埃政府一声令下,赤卫军、少先队、姊妹团,从四面八方浩浩荡荡地开了过来,史河岸上,红旗招展,人如潮涌。分散的工匠集中起来了,在工地上,铁匠支起一盞盞红炉,锻打锹、镢和铁钎;木匠和篾匠就地取材,制造土上的扁担和抬筐;石匠用锤凿把石碾整开,制成打夯用的石碾。一时间,在郭家洼、四里店一带,出现了千军万马向大自然开战的雄伟场面。

每天天不亮,当晨星和残月还挂在天际的时候,工地上就沸腾起来了,挑土的人群一字儿摆开,迈着有力的脚步向大坝飞奔;夜晚,灯光闪闪,人影幢幢,披星戴月,继续战斗;中午,骄阳似火,滚烫的沙滩上,他们挥汗如雨,也不休息。土塘里,锹锹飞舞,银光闪耀;运土的路上,人流滚滚,往来如梭;坝顶上,几十盘碾上下翻飞,此起彼伏。那打夯的号子,前呼后应,激动人心:“红军打恶霸呀,噢好嗨吼!威名震天下呀,噢好嗨吼!筑起拦水坝呀,噢好嗨吼!老天害了怕呀,噢好嗨吼!”

整个工地红旗猎猎,夯声阵阵,笑语声声。在2000多人的日夜奋战下,拦河坝从史河两岸飞快地向河中心延伸,风吹一般地向上升。7天以后,大坝就要合拢了。

红军模范营战斗连和四乡赤卫队组成的突击队担任主攻大坝合拢的任务。那是一场多么振奋人心的激战啊!河水被大坝逼到狭窄的合拢口上,水流湍急,一百多斤重的草包一落进“拢口”,立刻就被翻花迭浪的急流冲跑了。赤卫队连长李德玉急得眼睛都红了,只听他一声大喊:“下水!”纵身跳进激流里,但还没等他落到河底,“噫”的一下,一个急浪把他冲走几十丈远。当他被人们拉上岸来时,抹一抹脸上的水,见红军战斗连连长和十几名战士已经手拉手地站在水里。他马上又跳了下去,赤卫队员一

个接一个地跳下去。霎时,筑起一道人墙,又一道人墙,急流被迫减缓了速度,人们趁势打下一根根木桩,又在木桩前夹上门板、木板,然后放下草包,拦住水头,再填麻包,屯上土,大坝胜利合拢了。

紧接着,筑坝大军又连续战斗了3天3夜,把大坝加高增厚。于是一条从四里店斜向小河洲子长达3华里多的大土坝,像一条巨龙似的绵亘在史河中间。那清澈的河水被挡住了去路,急得在大坝面前直打转转,吐着白沫,慢慢地安静下来。不到两小时,水就涨满了河筒子。然后,像白马分鬃一般,朝两条支流——南桥河、马道河欢快地奔去,两条支流宛如两条银鳞闪闪的蛟龙,直扑两岸干渴的土地。

河水流到哪里,哪里就掀起了突击挖渠、引水抗旱的热潮。为了抬高水位,让更多的农田得到灌溉,军民们又加高了南桥河、马道河的河堤,还挖了一条3华里长的渠道,救了4万多亩庄稼。

干渴枯黄的禾苗,得到河水的滋润,顿时返阳转青,抽出了嫩心新叶。人们在田边地头走过,真切地听到土地“吱溜”“吱溜”的喝水声,仿佛听到禾苗“呲吧”“呲吧”的拨节声,一个个舒心展眉地笑了。

就在这时,又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王斋公被捉住打死了。原来王斋公打探到苏区军民正集中力量打坝抗早,只有少数年纪小、不顶事的少先队员在站岗放哨,便起了一个歹心,向蔡小谷要了些团匪,连同自己的一部分徒子徒孙总共约300人,由他亲自带领,想到叶集镇上来一次大烧、大杀、大抢劫,并以此来扰乱人心、破坏抗早斗争。

红军模范营和赤卫队早就做好了准备。他们乘“拦河打坝”之机,设了个“调虎离山”计,表面上装着毫无准备,暗地里却把实力埋伏在单家渡至叶集一带的大路两旁,静等敌人来钻“口袋”。

晌午时分,王斋公带着他的徒子徒孙,赤着膀子,打着花脸,哇哇吼叫,一窝蜂地从单家渡登岸。赤卫队对着他们打了几枪,便慢慢地向叶集撤退。王斋公叫气十足,一面叫他的号手吹起牛角,一面念念有词,叫徒子徒孙大喊仙符、仙丹,他自己一手挥动着大刀,一手摇着芭蕉扇,张大嘴巴嚎叫:“捉活的,杀共党!”匪徒们也吡牙咧嘴,一蹦多高,一窜多远,像无数条疯狗。埋伏在大路两边的红军指战员强忍怒火,暗暗骂道:“你这个老妖怪,等着吧,今天定要试试你的猪头有多硬!”

太阳偏西,王斋公手下的人在这意外的袭击下,死的死,逃的逃,有的缴械投降,剩下的全是王斋公的心腹徒孙。但他们发出了猪头喊,力乏神疲,软如病狗,有的瘫在地上喘气,吐白沫,完全失去了战斗力。王斋公一看势头不妙,带着十几个匪徒向单家渡逃命。王斋公走到渡口,渡船上已经插上红旗,四面吼声震天:“活捉王斋公!”“试试王斋公的头有多硬!”他心慌意乱,撒腿向河沿跑去,但腿脚一软,“扑通”一声,倒进河里,他在半人深的河水里跌跌爬爬,挣扎着往西逃,几个红军战士跑过去,把他抓了起来。“叭”的一枪,这个自称“刀枪不入”的“神仙”,真的见神仙怕了!

大仙“保驾”的王斋公毙命了,不可战胜的早魔王也被革命的人民踩在了脚下。苏区人民别提有多高兴了。乡亲们饮水思源,都说:没有红军,便没有人民的天下;没有红军的帮助,也打不起拦河坝,为了让子孙万代牢记红军的恩德,就把这个大坝叫“红军坝”吧!

这一年,尽管70多天没有下雨,但是在苏区却是五谷丰登。人们载歌载舞,庆祝自己用汗水赢得的第一个丰收年。

省委机关获悉李品仙要来袭击,决定将省委机关转移到洪集李堰湾刘家仓房。机关设立后,省委工作人员便秘密深入到群众之中,在周围农村、学校教唱革命歌曲,演“文明戏”,出宣传墙报等,运用多种文艺形式,宣传鼓动广大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组织武装起义。这里,俨然成为皖西革命斗争的核心地区,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领导着安徽、河南方几百里的革命斗争。

1940年4月,雷邱起义情况泄露后,省委领导李丰平、吴皓、张继成以及电台台长何永忠、译电员翁杰夫等先后撤往淮北抗日根据地,皖西省委至此撤销。

此外,叶集还设立过中共金(寨)固(始)霍(邱)工委,从名称上看,似乎领导着金寨、固始和霍邱三个县党的工作。不过,按照现有的史料记载,却有些不同。

1949年1月,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消灭了国民党赖以发动反革命内战的主力部队,根据毛泽东主席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号召把伟大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2月15日,豫豫行政公署、豫豫军区发出紧急命令:“各级党政军工作人员,急需全体动员起来,全力完成当前革命现阶段中伟大的支前任务,更须尽一切力量,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工作中的困难,达到解放大军胜利渡江的目的,争取全国胜利。”皖西成为解放大军渡江前的屯兵场地和前进阵地之一,渡江后的重要后方基地。2月下旬,鄂豫—地委在叶集成立中共金(寨)固(始)霍(邱)工委,直属地委领导,并建立金固霍剿匪指挥部,下辖胡店、麻埠、叶集三个区,主要任务是支援解放大军渡江作战,主要内容是组织各类民兵筹集粮草、捐款等,设立兵站民站,维护交通运输,剿灭国民党残余武装,办公地点就设在叶集南哨门。

金固霍工委出色完成既定的工作任务,受到上级党组织的通报表扬。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工委书记李晓明还是一位作家,他的作品《破晓记》是一部描写金寨县和霍邱县部分地区在解放战争期间游击战真实战斗生活的长篇小说,也是一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全国最有影响的反映六安解放战史的优秀长篇小说,更是一部在全国各地几代读者心中留下深刻印象和深远影响的红色文学经典。当代叶集籍著名军旅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徐贵祥在多篇回忆文章中提到他童年时期和姐姐一起抢读《破晓记》等文学著作的情况。《破晓记》在金寨、霍邱的地方史料整理中,也具有很高的地位,很多公开出版的史志著作、文章和地方内部革命史实资料中都有提到《破晓记》。

叶集是改革的热土,叶集是新时代的宠儿。我们在享受改革红利带给我们的成果时,也不能忘记叶集这块土地上的红色印迹,循环革命前辈的丰功伟绩,将红色历史与改革精神相结合,讲好红色故事,赓续红色血脉,发扬改革精神,造就叶集辉煌,把红色江山世代代传下去,让叶集的明天更加灿烂辉煌。

徐狩西(1893—1931),又名徐石麟,安徽省霍山县燕子河镇红塘湾(今属金寨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传播者和践行者,被誉为皖西地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1929年参与领导西镇暴动,先后任霍山县苏维埃常委、县独立营教导员,为保卫苏维埃、巩固根据地、推动教育工作、领导革命武装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31年秋奉命率部攻打霍邱李家圩子时,不幸中弹牺牲,年仅38岁,是皖西著名的革命烈士。

1917年春,徐狩西在燕子河火神庙创办了燕溪小学,并被推举为校长。1920年10月,徐狩西在燕溪小学创建了霍山县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和革命道理。燕溪小学的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是皖西地区较早的进步青年组织,在这个学习小组的带动和影响下,鄂豫皖周边的笔架山农校、志成小学、明强小学等学校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读书会等组织也相继建立起来,为后来发动立夏节起义、六霍起义和建立工农革命武装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培养了一批农民暴动和红军队伍的骨干力量和领导干部。

1921年秋,徐狩西被黄栗秒霍山县第二高等小学聘任为校长。曾为革革校内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建立新的教学和管理秩序,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做了大量工作。后创办农民夜校、新衡书店和进步刊物《醒狮》,团结和教育了一大批进步师生和社会爱国青年。徐狩西思想进步,博学多才,善于言辞,受到青年学生和乡亲们的喜爱。他经常组织师生深入农村游行、演讲、贴标语、演活报剧等,发动农民向帝国主义、地主豪绅和反动宗教势力开展斗争。

当时,燕子河街上有个法国人办的天主教堂,洋人神父和地方劣绅联手,利用宗教教义和当地教徒指责和干涉农民、学生的革命活动,迷惑人民群众。1921年5月4日,时任燕溪小学校长的徐狩西和刘长青、刘锡凡等教师组织学生举行纪念五四运动两周年的集会游行,进行反帝反封建的宣传活动。燕子河教堂神父、西班牙人白函雨及教徒对这一活动蛮横干涉,徐狩西对此严加痛斥,他说道:“我们师生在我们国家进行反帝反封建活动,你们有什么权利干涉?”一些学生出于义愤,用砖头瓦块等向白函雨投掷,并高呼口号“天主教是害人教,滚出中国去!”“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列强!”白函雨及教徒慑于人多势众,未敢对峙,只得龟缩回教堂,关上大门。徐狩西于是找来纸笔,挥毫撰写了一副对联,名为《骂燕子河天主教堂》,贴在天主教堂的黑漆大门上。对联内容如下:

什么天主教堂,自称天父天兄,伤天理,灭人伦,把青天白日,闹得天昏,迨他年,天讨天诛,天才有眼;

这些地主豪绅,尽是地贼地寇,剥地财,竭地利,将宝地名胜,酿成地狱,看此日,地租地税,地也无皮。

徐狩西烈士撰写的这副对联让洋神父和地主豪绅非常恼火。第二天,他们联合起来控告徐狩西和师生们是“敌视友邦,辱没天主”,要求霍山县政府查办徐狩西,解散燕溪小学。徐狩西得知这一消息后,非常气愤,全校师生也义愤填膺。当天夜里,徐狩西带领三十多名燕溪小学学生同盟会的学生,趁着夜色的掩护,翻进教堂,把教室里的门窗和桌椅砸得稀巴烂。洋神父和教徒吓得逃走,并再次向霍山县政府控告,但是由于缺乏确凿证据,又慑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和燕溪小学师生的声威,霍山县政府不敢深究,此事也就了了之。

这副对联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天主教堂和地主豪绅欺压中国人民的罪行,刻画洋神父和地主豪绅的丑恶嘴脸可谓入木

小山村的巨变

王宜茂

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是强大的。原先岳父家住的那道小冲是闭塞的。低矮的茅草屋,门前出狭坎,隐藏在竹林中。背靠山脚岩石下,对面是一座连绵起伏的大山,冲下一个小水塘,冲脚一个小水塘。后来冲下一个小水塘修成了一个又大又深的大塘,一条羊肠小道蜿蜒在水塘背后,沿着山脚,穿过窄窄的田埂,走过森林覆盖的碎石路才到家。

那时,小冲田块狭小,乱石丛生。只有一个大点的三斗田,能收点粮食。靠近水塘边的那块田,夏季梅雨季节,常被洪水淹没。山涧里的洪水,裹挟着杂物,常常把塘边上的秧苗填埋。周围杂草丛生,特别是两边山上树木遮荫,本来就贫瘠的田块,阳光不充足,一年到头收入甚微。

改革开放后,沿着半山脚修了一条机耕路。修这条路时,动用了全村劳动力,利用冬季休闲时间,用镢头挖、铁钎铲、扁担挑箕挑,一条打通山沟与外界联系的生命线终于修好了。

山里的农产品,以及柴禾、茶叶、石头变成了钱。尤其是茅草屋旁,沉睡了不知多少年的石头山,在采石工人“隆隆”的炮声中炸开了,一车车青石运出山,厂家的劳力在石头塘打工赚了些钱。于是原先绵延的石头山渐渐消失,剩下壁立的石头墙,原先狭窄的茅草屋屋基变得开阔起来。

屋基扩大到原先的六七倍,视野开阔了。茅草屋座落在其中,显得多么渺小难堪。准备拆屋重建的计划蓝图,在胸中荡漾开来。经过一年多努力,四间基建砖瓦房建成功。

过了几年,政府把连接山外的土公路,修成了平坦的水泥路,从门前经过。

舅兄在外打工,又回到山舍居居住。他想把小冲田改造一下,以便于机械耕作。他胸中有一张宏伟的计划,就是用挖掘机,把小冲里碗碟大的田,合并铲平益大。门前毛竹林挖了,小塘扩大了,碟碗大的高塘田低下了头颈,高坎变成田。

一道小冲,弯弯曲曲的田埂不见了,两边埂旁生长着许多柴林杂树,遮挡着农田,现在全被连根拔了,变成三块大田。那笔直的田埂,平坦的田面,遮荫的树木一棵也没有了。小冲农田视野变得开阔起来,冲脚一

徐狩西烈士撰写红色对联的故事

马启俊

三分,让群众认清他们的本质,是一副反帝反封建、反压迫反剥削的红色对联,也是对清末发生在霍山县,震惊了朝廷和省府的张正金反教会斗争的革命精神的继承和弘扬。

这副对联句子较多,上下联各9个小句38个字,共计18个小句76个字,是一副难得的长联。上下联对仗工整,句式有三字句、四字句、五字句、六字句,交错出现,整齐中有变化,显得错落有致。整副对联措辞尖锐,语言犀利,气势充沛,嬉笑怒骂,一气呵成,充满了揭露、讽刺和批判的力量。最值得称道的是,上联重复出现“天”字,下联重复出现“地”字,分别用来串联本句,再与对句相对,显得既自然,又工巧,突破了诗歌和对联尽量避免重复用字的格律规则,奇中见巧、险中求胜,显得大胆、奇妙,是其亮点所在。

这副对联上下联结尾的点睛之笔“天才有眼”“地也无皮”源自宋代洪咨夔的《狐鼠》诗:“不论天有眼,但管地无皮。”“天才有眼”“地无皮”后来成为讽刺贪官污吏的常用语,如清朝末年,某大贪官去任之时,有人写了一副对联加以讽刺:“早去一天天有眼,再留此地地无皮。”

这副对联形式独特,内容丰富,语言独出心裁,不拘一格,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鲜明,是一副名联。在皖西地区影响很大,流传广泛,因此在各类党史文献资料中引用得也比较多,但是在引用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不统一的地方。如这副对联的作者徐狩西有的写作“徐守西”;又名徐石麟,有的写作“徐世麟”;生卒年1893—1931有的写作“1894—1933”,出生地红塘湾有的写作“红云湾”;对联中的“天主教堂”有的写作“天主堂”,“自称”有的写作“自叫”,“天兄”有的写作“天儿”,“追”有的写作“待”……还有的上联缺少“把青天白日”,下联缺少“将宝地名胜”。一副对联异文如此众多,在六安红色对联中实属少见。

对联在民间流传的过程中,因为保存不善、记忆不清、识别不准、抄写有误、方言有别、故意改动、积非成是等原因,常会出现文字的错误或增减,因此同一副对联就常有异文存在。如果能够找到原初的对联实物,或者查阅最早最确切的文字记载,或者进行专业的调查考证,还原对联的本来面目,则对联的保存流传和正确认知有着直接的、积极的帮助。我们非常期待徐狩西烈士撰写的这副红色对联能够早日还原其本来的写法,以及调查清楚徐狩西烈士的生平事迹,这是对徐狩西烈士最好的怀念和敬仰的方式之一。

口小水塘,变成一个比原先蓄水量大六七倍的大塘。面对冲脑,一条宽阔的土路直通山下,塍边的冲脑原先乱石丛生,如今变成一块平地,旁边还建了养鸡场。为了防止水土流失,他在田埂周围用红砖砌了拦土坝,门前高坎栽上了一排木槿条,固定了水土,美化了家园。

现在农田好耕作了,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小冲,变成了方块大田。阳光充足,水源充沛,种子优良,肥料足,满田沉甸甸的水稻低头不语。本来闭塞的小村庄,变得开阔敞亮,一个集养殖、种植业于一体的山村展现在人们面前!

舅兄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努力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他改造小冲农田,没有向政府要过一分钱。他相信人勤地不赖,就是凭借蚂蚁啃骨头的精神,顽强地与贫瘠的土地搏斗着!

他信心十足,他要在这块挚爱的土地上,书写自己人生的新篇章。养鸡凭借得天独厚的辽阔的山林野生放。他利用自修的水塘养鸭养鹅养鱼,利用自家的耕地种植玉米,喂养牲口,连玉米秸秆也破碎用以养鹅养鸡,他养的牲口不愁销路。

他一刻也不闲着。阴雨天,忙着喂牲口、割草喂鱼,用四轮车拉砂石送给建筑工队,晴朗的天气,忙着土地里的农活。他满怀信心地说:“现在基础搞好了,干活一点也不觉得累,年年都有收入,很快就可能赚钱!”

当你进入小山村时,鸡、鸭、鹅的叫声,在小山村上空回荡。明镜似的水塘,鱼儿活跃其中。一个视野开阔、空气清新的小山村,从闭塞到开放,展现在眼前。他凭着敢闯实做的干劲,在穷乡僻壤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我站在他家门前的水泥路上,百感交集,思潮翻滚。感慨着“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红土地

本栏责任编辑：谢菊莲
E-mail:46743672@qq.com



我的家乡叶集,成于明,起于清,距今600多年历史,是大别山和沿淮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为“安徽西大门”“大别山门户”。民国时期,叶集就是霍邱县的一个区,新中国成立后,仍然隶属于霍邱县,百余年来,虽然经过区、乡等机构的不断变换,始终是霍邱县的一个区乡级基层政权。1993年,省委、省政府在叶集镇实施综合改革试点镇;1998年12月,省委、省政府批准设立叶集改革发展试验区,行使县级管理权限;2015年10月,国务院批准设立市辖叶集区,由一个乡镇级别的基层政府,华丽转身为一个新型市辖区。这脱胎换骨的蜕变,是改革的成果,是叶集人奋斗的结果。

叶集人,或者说了解叶集的人,无不对叶集的改革赞不绝口,他们异口同声,认为叶集是一块改革开放的试验区。2020年开始,我参与编纂《中国共产党叶集区简史》,有机会对过去的叶集有了初步了解,才知道叶集去过也有着灿烂和辉煌。2022年,我负责编纂《叶集区革命遗址名录》,从浩如烟海的尘封岁月里,翻开了叶集一页一页的历史。我豁然发现,叶集,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不但发生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还建立过省级、县级党的领导机关,区乡级机构,更是星罗棋布。叶集这块土地,布满了中国革命无数的红色印迹。

早在